

昨日 当我年少时

朱天心
简嫔 等——著



昨日 当我年少时

朱天心
简嫔
等——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昨日当我年少时 / 朱天心等著. --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7.5
ISBN 978-7-229-11444-2

I. ①昨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78946号

昨日当我年少时

ZUORIDANGWONIANSHAOSHI

朱天心 简 嫔 等著

策 划:  人华章同人

出版监制: 伍 志 徐宪江

责任编辑: 王春霞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营销编辑: 张 宁

装帧设计: 荆棘工作室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 出版

(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)

投稿邮箱: bjhztr@vip.163.com

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 印张: 5.75 字数: 80千

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42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我的小伙伴	罗 青 / 1
小大人的滋味	简 嫔 / 15
母女抢书大战	廖玉蕙 / 29
放学路上的半杯冰红茶	张晓风 / 41
眷村里的游戏	朱天心 / 53
考最后一名	许荣哲 / 63
台风假的日子	徐国能 / 75
说故事擂台	桂文亚 / 83

四季大地游戏

吴 晟 / 95

山野间读小学

向 阳 / 111

都怪水牛啦！

甘耀明 / 123

抢救树梢黄气球

王盛弘 / 137

躺在屋顶看夕阳

子 鱼 / 14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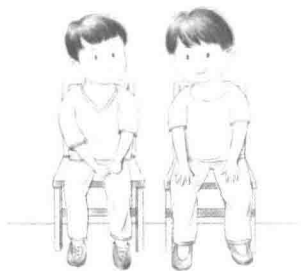
宛如花在迷雾中

张嘉骅 / 159

我的小战友

折腾了大半天，我以为，上学这一关，我总算是熬过了。以后又可以回到无忧无虑的日子，整天腻在妈妈身旁，不可一世。

哪里晓得，上学这玩意儿是没完没了的！



罗青：1948年生于青岛，台湾辅仁大学英文系毕业，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硕士。创办《草根》诗刊，著有《兰屿颂》等诗集。

作为家中的老大，在还没有惨遭弟妹乱政的“黄金年代”，当然是过着万事顺遂、唯我独尊的好日子。大头、圆脸、大耳的我，每次随母亲逛街、串门子、看电影，都要接受亲朋好友甚至是陌生路人，不期而遇的衷心赞美，在各种不同的笑声里，我长胖长大，快乐优游，自在无比。

当母亲想起孩子该上幼儿园时，我的天堂乐园式的“黄金年代”便一去不复返。那一年，我已经快满五岁了，看起来又高又壮，小班的兜兜，显然是穿不进去了，只好从中班开始，插班入学。

当时我家住在雨港基隆爱九路的山脚下，离家最近的幼儿园，是位于爱六路口信义小学的附设幼儿班。这段路程，每天徒步上学来回，对小学生来说，还算可以，但对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说，就有点嫌远，非迷路走丢不可。当时还没有接送幼儿的娃娃车，上下学的事情，只好由

母亲包租一辆三轮车代劳。

第一天上学，在三轮车上，我不情愿地苦着脸，用力往下扯着身上围兜的荷叶边，那有一点嫌小的中班围兜，差一点被我扯破扯掉。母亲情急之下，对着我的小手就是一巴掌，我则顺势号啕哭叫起来，大吵大闹，誓死不去，并迁怒车夫，骂他是坏人、坏蛋。惹得那个叫阿强的三轮车夫，笑得合不拢嘴，脚下却越发骑得有劲，加快速度，飞也似的，冲到了校门口。

幼儿园的老师姓林，一头短发，长相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，只记得她穿的白皮鞋与白长裙，比母亲常穿的旗袍新奇、活泼又好看。幼儿园里的小朋友，每人都有一把靠背小木椅，大家排排坐成一圈，围着老师唱游。我不断回头看教室外的母亲，不停地把椅子往后靠往后移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终于移着移着，移到了教室门口。



只见母亲与另外一个妈妈，正在亲切聊天，毫不理会我的苦心。这使我怒不可遏，当场冲出教室，拉着母亲的旗袍下摆，哭喊着要回家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教室里又冲出一个小朋友，也拉着母亲身旁的那位妈妈，吵着叫着要回家。我们两个的举动，有如哼哈二将，把两位妈妈都逗得哭笑不得。

这时，林老师也尴尬地笑着跑出来，三人合力，把我们这两个宝贝连拉带拖，推送回原位。这次，我们两个誓死不肯上学的，竟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，终于惊奇地发现彼此，而且可以坐在一起，哭在一起了。这惹得中班其他的小朋友，一个个轮流抛过来一道道老成的眼光，充满不以为然的轻视，有些甚至还对我们明显露出一副觉得十分可笑的鄙夷表情。

我止住了哭声，扯起嗓门问坐在一旁的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白布！”他回答。我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，看

他白白净净的，跟名字一模一样，像极了，简直白得可以擦镜子了。

后来才知道“白布”应该写成“白朴”，只是“朴”这个字，对当时的我来说，实在太深奥了一些，还是叫“白布”好，易懂好记。我直呼其名，看看白布，并没有不悦的表情，于是便“白布！白布！”一个劲地叫了起来。

对于“白布”这个名字，我十分容易接受。因为母亲也姓“白”，叫“白涛”，可是这个“涛”字，对年幼的我来说，也是复杂无比的，因此，我常常大胆地想纠正妈妈的名字，认为她的全名应该叫“被套”或“白手套”比较好玩。可惜，母亲对我的聪明建议不置可否，笑得很灿烂，却似乎又不十分热衷。

那天是什么时候放的学，我早已忘怀，只记得坐在三轮车上，向白布与林老师拼命挥手，好像遇到大赦出狱一

般，心情轻松无比，还顺便对母亲撒娇说：“妈妈，你也穿林老师的白裙子、白皮鞋，好不好？”

母亲听了，先是一愣，接着就笑了起来，拍拍我说：“好好，妈妈将来一定买一套来穿。”满心欢喜的我，侧倚在母亲的怀里，不一会儿，便在摇摇晃晃的车上睡着了。凹凸不平的路面，成了我一帆风顺的梦湖，起伏平稳又香陈黑甜。

折腾了大半天，我以为，上学这一关，我总算是熬过了。以后又可以回到无忧无虑的日子，整天腻在妈妈身旁，不可一世。

哪里晓得，上学这玩意儿是没完没了的！

第二天一觉醒来，第一件事便是穿上中班兜兜，准备上学。我皱起眉头，大声抗议：“昨天不是说好了，只去一

天的？”母亲端了杯热豆浆，不慌不忙地走过来说：“昨天大家都认识你了，今天你不去，大家都会想你的！不想看林老师穿白皮鞋、白裙子了？不想跟白布一起玩了？他可是你的‘同学’耶！”想想母亲说的，也不无道理。我只好提出一个软弱的条件：“那妈妈要陪着我去才行！”讲完之后，便自顾自地大口喝起我的豆浆来，完全像一个明白事理的学生样子。于是白布成了我第一个同学，一起上下学的同学。

白布的家住在爱七路，刚好在我家与学校的中间，两位妈妈一合计，便共同包了阿强的三轮，接送我们两个。小朋友上学有了伴，妈妈们也乐得清闲，不再每日接送，免受风吹日晒之苦。

上学时比较紧张，白布往往是冲上三轮后，才开始找我帮忙系上围兜，为了赶路怕迟到，阿强三轮车的喇叭一路不断，可真是分秒必争，轰动了小小窄窄的基隆街道。

放学后，时间悠闲，可是我与白布的欢乐时光。刚开始，阿强还严守最短路线，直奔目的地，准时准点，安全到家。到后来，禁不起我们俩的要求，开始绕起弯路来，带我们四处逛逛。回来晚个八九分钟，两位妈妈也都渐渐习以为常，没有计较。

上大班的时候，阿强有时因故未到或迟到，我与白布便自己结伴步行回家，或在小学右侧围墙外的水沟中玩耍。众所周知的是，信义小学与仁爱小学，仅一巷一沟之隔，互为邻居。信义小学右侧外墙之下是一条山溪形成的水沟，水沟右侧是巷道，紧贴仁爱小学的外墙。两校学生因为各种现实与历史的关系，成为宿敌，而这条水沟的玩耍权，当然是主要的争霸点之一。

水沟中的山泉，极为干净清澈，可以看见沟底的黄沙与碎砾，夹杂着磨得浑圆的红色小砖片与各色石子。幼儿园大班的我们，还没有胆子跳入沟中玩耍，只好蹲在沟



旁观战。看信义与仁爱的小学生在沟中打水仗，捉蝌蚪，捕青蛙，捞小鱼。

放学后的时间，与白布一起无所事事，蹲在水沟旁等阿强，是快乐的。白布不大喜欢说话，我也时常皱个眉头，好像心事重重，就这样，大家蹲在一起，好像可以一直蹲到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直到永远绝不分离。

我哪里晓得，几星期后，也就是放完暑假，在小学一年级开学前，白布一家，竟会搬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这一别，就是五六十年，甚或一辈子，都没有机缘再相见了。

就在这蹲水沟的日子里，有几个仁爱小学的学生，做了一条书包大小的白纸船，隆重地放在水沟里，随流水扬帆起航，好像准备出港的巨大铁轮船一样。白布看了，若有所思又很有学问地说：“这艘船，一定会漂流到大海